

讲好安康故事
方志里的安康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安康日报社 联办

五里镇原名五里铺，因位于汉滨区城西11公里的五里铺街而得名。据《安康县志》1989版记载，“清咸丰年间，关中高陵人迁居此地开设栈房，以李姓五户生意兴隆，得名‘五李铺’。境内的秦郊镇故址，战国时为秦军重镇。汉刘邦初定汉中，于此设萧山县，不久即废。南宋王彦抗金，在此设伏兵敌。”镇内的不少村一直沿用以营代村的称谓。“1935年，改称秦郊联保，后又扩编为乡镇，属当时的三渡乡二、三、九保。”

站立在我家门前向南眺望，可以清晰地望见伫立于月河北岸、呈丁字形布局的五里镇街。五里镇街是南来北往的人们集中贸易的地方，老辈人还是习惯叫它“五里铺”。镇街房屋相对而建，中间留出空地成街道。丁字形镇街中，东西走向与月河平行的长街为老街，依据月河水自西向东流，东街便叫下街头，西街称为上街头，猪娃场居其中延伸到月河滩头。老街全部为土木结构的二层南北向窄小楼，街道狭长，色彩灰暗，古朴而安静；南北走向的镇街短促却宽阔，已经有砖瓦结构的二层洋楼耸立，街市相对繁华热闹。东西走向与老街平行的316国道和阳安铁路穿街市而过，延伸出山外，每日子里有货车络绎不绝呼啸而过，火车鸣着长笛“咣当当”驶向远方，让大山里的人们充满了对山外世界的憧憬和想象。

五里镇街平日里就熙熙攘攘，人流如潮，到了年节更是热闹非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从正月初七八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八九，五里镇街都要举行社火表演。村办的社火队从各村组依次进入街道，白天里或踩高跷，或划采莲船，晚上耍狮子龙灯、烧火龙，镇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焰火冲天。四面八方的人们趁着农闲，呼朋引伴，摩肩接踵，纷纷涌入街道，观看一年一度的社火表演。妇女怀抱着婴儿，老人手牵着孩童；你脚上的鞋子被踩坏，他肩头的布兜被挤掉；大人们焦急地呼喊着自家娃儿小名，有孩童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记忆里深刻的是白天里在镇街上表演的鹭鸶耍蚌壳，长腿长颈长嘴的鹭鸶围绕着圆滚滚的河蚌不停地转着圈圈，可爱的河蚌蠕动缓慢，两扇硬壳时而打开，时而闭合，漂亮的长嘴鹭鸶瞅准时机一口叨上去，却被蚌壳死死夹住。引得围观的人们或哄然大笑，或啧啧称奇，欢呼声此起彼伏。

猪娃场平时冷清，只有逢集时才会热闹起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遇逢集，人们将自家要出售的鸡兔猪牛等，或肩挑背扛，或一路吆喝到猪娃场卖掉，再买回所需的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等生活生产用品。有趣的要数买卖耕牛的场所了。买卖双方并不在一起面对面讨价还价，需要一个中间人牛贩子，我们当地叫“牲口牙子”的从中“说和”。这个“说和”也很奇妙——不用嘴巴而是用手。牲口牙子手拿一块大布头或者一顶破草帽，说和时用布头或草帽先后将买卖双方的一只手遮住，牲口牙子再将手伸进布头或草帽下面，捏住对方手指头，口中念叨着只有面对面站在一起的两个人才能听得清的“这百，这十，这一”，直到双方都满意，这桩生意就算做

五里古镇焕新韵

□ 石昌林

成。

每年农历的二月十八九开始，猪娃场都要逢集办会唱大戏，时间持续半月之久。这是西路坝人的盛会，被称为“龙头会”。每年龙头会开始，西起越岭关，东至七里沟，更有南北二山的人们扶老携幼，肩挑背扛来到猪娃场，逛会的逛会，做买卖的做买卖，猪娃场一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在上街头与月河之间的沙渚上，搭起戏台，唱七天七夜大戏。演员们身穿长袍、头戴巾帽、脸涂油彩、背插彩旗，威风八面地站在台上表演，一个个仪态万方，煞是好看。年幼的我听着大人们口中议论“三娘教子”“穆桂英挂帅”“三打白骨精”“草船借箭”这些剧目，却全然分不清哪个是穆桂英，哪个又是白骨精，只顾看打闹的两面，却总是不能过瘾，台上一直就那么两三个人，只管唧唧呀呀没完没了地唱着一句也听不懂的剧本台词，时间过得缓慢而无聊，让人好生烦闷，走吧，又怕一会儿又打起来，于是围着那些香喷喷的小吃摊转来转去，不住地咽下口水。

我家住在丘陵地带，看似富庶实则靠天吃饭，因红薯耐旱施肥少而产量高，所以坡地便大量种植红薯。红薯长在黄泥地里，细长如棒槌，由此我们村及周边便有了一个特别的称谓——棒棒梁。棒棒梁的人很羡慕近在咫尺旱涝保收的坝子，村里的姑娘们出嫁皆愿意嫁到坝里人家，最好是五里镇街，我的二姨就嫁给了五里镇街老街上的一户刘姓人家。

二姨出嫁的那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场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年幼的我走在送亲队伍里的中间。去五里镇街的路是一段黄泥巴下坡路，已经被严寒冻住，又逢初雪覆盖，变得湿滑无比，送亲的连同接亲的人们不得不一步步看着脚下，走得小心而又缓慢，刘家接亲的人抬着陪嫁，更是走走停停。二姨的陪嫁光彩而又气派，有两个人抬的拾盒，拾盒底座上蹲着一个崭新的保温壶，旁边放着毛巾、脸盆、镜子和用红绳系住的两把挂面以及里面装着大米并用红纸封盖的两个大碗，外加两瓶柿子酒，零零碎碎的皆用红绳缠绕固定，醒目且喜庆。拾盒里东西虽多，重量却轻，抬拾盒的两人走得相对轻松；有两人抬的一台大立柜和一个三屉桌以及桌上放着的一口红油漆箱子。这些陪嫁都是实木做的，里面又放满了被褥枕头衣服等，比较笨重，抬的人走得格外小心，生怕有什么闪失……

在刘家的堂屋和院子里，处处张灯结彩。墙壁上贴满了“喜”字，屋内摆满了好几张大方桌，桌上摆放着八碟糖果。送亲的人八个人围坐一桌，先是喝了鸡蛋甜酒，接着吃糖果聊天，一个时辰过去，撤去糖果，摆上酒菜，开始正式坐席。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五里镇的繁华早已今非昔比。西康高速、十天高速公路纵横交错，穿镇而过，富强机场每日里起降繁忙，即将通车的高铁，实现古镇与古都半小时往返……人们的出行再不是昔日的一步一个脚印。工业园区，厂房林立；产业园区，比比皆是。人们生活富裕了，小洋楼一幢接着一幢。嫁女婚娶也变了模样，人们乘坐小轿车，嫁妆车辆里一装，亲朋好友到酒店里热热闹闹地庆祝吃喝一顿，仪式简单而喜庆，庄重而不费事。

阳光下，观音一样的母亲切着土豆。“妈，土豆不疼吗？”“傻孩子，土豆乖着呢，它把多余的生命分出来哩。”母亲一边切，一边说道。土豆身上爆满了芽儿，满身都是将要睁开的眼睛，母亲拿起一个土豆，仔细观察，这才放在切菜板上，避开芽儿，小心切开，往住一个大土豆要切开四块，切好的土豆晾晒在阳光下，母亲说，这是让太阳缝合它受伤的伤口。

我真是奇怪，土豆完整生命，经过分割，生命依然存在，依然扎根、发芽、开花、坐果？

种土豆的地，父亲早已耕了，挖好窝子，垫上冬天煨的火粪，等待着晾晒好的土豆种子下窝。

晾晒好的土豆种子，切开的那一面，布满淡黄色的胶，这时候都凝固，这就是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传承。

种土豆是快乐的事儿。母亲起得最早，蒸好白馒头，煮好甜酒，喊大家起床吃饭，这个时候，门前老榆树上的花喜鹊也叫个不停，杏树上的斑鸠也凑热闹，“唧唧水”地叫着，二弟一跺脚，斑鸠飞走了，抖落了一地杏花。

父亲开挖的土豆窝，竖看成线，横看是行，斜看成路，是父母用锄头给黄土地掘出的一朵一朵湿漉漉的黄花，看到如此美丽的黄土地，二弟连“啊！”三声。

我和大妹子、二弟负责放种子，父亲母

三、紫阳人民在巴山游击队影响下坚持武装斗争

1936年5月，紫阳汉阳镇农民钟炳南参加了康萍游击队，转战于紫阳的汉城、上七、梓龙、凤江等地。9月，他秘密潜入紫阳西北部的汉城，组织了近100人的农民武装，打击土豪劣绅。“西安事变”发生后，陕南抗日第一军主力奉命北上，待钟炳南获悉，部队已离开陕南，钟炳南率部追赶，行至柞水，遇红七十四师，被编为补充连，钟炳南任连长。次年1月，钟炳南带10余人返回家乡，再次组织游击队50余人，在陕南抗日第一军余部沈继刚、沈继林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游击作战。在严峻形势下，副队长杨宝林（汉阳镇人）率领余部20余名队员转移至汉阴县北山地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1936年初，紫阳县蒿坪河人张保三受巴山游击队影响，组织了14人的地方游击队。他们先后在汉城、安溪、双安、蒿坪一带宣传反蒋抗日。端午前夕，游击队向10余户受灾群众每户发放2块银圆，帮他们渡过灾荒。时间虽短，深得人心。由于张保三的活动过于公开，引起地方反动势力的强烈不满。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游击队对敌情判断不足，于双河口遭恶霸地主杨利川、保长冯平设伏。激战中，张保三、马银安、王海义（紫阳县磨坊沟人）、席××（汉阴县北山人）等4名战士壮烈牺牲，余部9人突围返回汉阴北山。战后，张保三烈士遗体由其家属张王氏护送回年鱼河（勉汝河）安葬，其余烈士就地安葬。

1936年6月，紫阳县人钟国宝发动群众武装斗争，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以火枪、刀矛为武器，在紫阳县上七、梓龙、汉城及汉阴县天池、双坪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后整编入胡宝玉领导的川陕边区游击队。

上述几支游击队虽然在军事斗争中遭受挫折，但紫阳地区游击战的历史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这是一部用热血书写的“基层革命启示录”，王世凤矢志不渝，即使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坚持斗争，诠释了信仰的纯度；康萍辗转千里的战略转移，展现了实践的韧性；农民游击队“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壮歌，印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巴山游击队用生命点燃的星火，终成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永恒炬光。

人在旅途

图书馆里的天堂

□ 毛雅莉

过。她把图书馆当成自己的家，甚至是一手抚养大的孩子。

如此一个区级图书馆，可是真正参与执行筹建的只有两人：一位是杨素秋，另一位是女馆长肖海英，所以才有本书中的《两个人的图书馆》。整个筹建过程，半年时间里，两个女人相互搀扶，一起进行犹如升级打怪般地筹建工作。在杨素秋眼里，馆长是光杆司令，无编制，无助手，更无经验。但馆长又是幸运的，因为杨素秋是她不可多得的得力干将。

装修完毕后，图书馆购置图书经费剩百余万元。公款购书听上去过瘾，但钱款、项目评估和招标监管之下，花钱自然不能大手大脚。她们首先要面对图书馆的馆配规则，它是一种图书馆意志为主导的书目。她认为，馆配书的兴起，是这个时代的症结。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经典美妙的书籍汗牛充栋，而粗制滥造的书，或者是那些片汤话的闲书一样浩如烟海，必须去一本一本本地翻阅与辨识这些书籍的良莠不齐。于是，杨素秋决定必须自己选书。她和馆长决定第一年的百万买书经费，一共选出一万种图书，每部书只能挑选三套相同的品种。剩余的书，等到翌年经费再来补充。不过，要想从近年出版的书中沙里淘金选出一万种颇受读者喜爱之书，也绝非易事。杨素秋翻查各种榜单，从北大、清华等众多高校图书馆的月度、年度榜单，到购书网站实时销售清单，以及出版社和媒体的图书榜单……她将这些书目一一输入表格。

第二年，资金到位，杨素秋再次面临选书问题。但经过一年的考察经验积累，以及读者的反馈意见，杨素秋选书的眼光和视野无疑大提升。于是，当新的书目需要开列时，她不仅开出自己擅长的文史类，还请教理工科专家，收集自然科学等书籍。她通过不同渠道找到五十位各路专家朋友帮忙推荐书单，这些人分布在差异极大的不同

亲负责培土。放种子一定要芽朝上，切面朝下，放在窝子中间，压实在。二弟放种子虔诚，先拿起土豆种子，对着太阳仔細观察，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窝中，轻轻压一压，再围上细土，这才完工。

小憩，我家地头上的那棵梨树，花正旺。我倒在梨树下放响。布谷鸟声，忽远忽近。总有梨花落脸上，种完土豆，夕阳落山，父亲又把土豆地拢成垄，这是这片土地上的五线谱，等待土豆长出音符，给黄土地吟唱绿色的歌谣。

土豆命薄，喜欢贫瘠的田地。一次，母亲在我家一块三角形肥田里种了几分土豆，只疯长蔓子、叶子，密匝匝的叶子铺得不留一条地缝，结果土豆小，产量低。这就怪了？

春雨唤醒万物。淋过酥雨的土豆地，开始爆芽了，一个一个的绿脑袋探出来，享受春雨。风滚过，布谷鸟催过，土豆苗就疯长了。一窝一窝的土豆，你赶着我，我撵着你，东一偏，西一倒的，铺满土豆窝，看这样一笼一笼的土豆地，就是五线谱，长满的音符，高的、低的、全音的、半音的，在风里跳跃。

夏天的阳光越热烈，土豆越喜欢，越能把蔓子长得粗壮、结实，越能开出遍地的土豆花。母亲说，一朵土豆花，就结一个土豆果，花越大，果就越繁越沉。可是，每个土豆花蕾都要被摘掉，不然花把土豆的营养抢走了，土豆就长不大了。在火辣辣的夏

□ 张朝林

土豆是干粮

往事并不如烟

阳光下，观音一样的母亲切着土豆。

“妈，土豆不疼吗？”

“傻孩子，土豆乖着呢，它把多余的生命分出来哩。”母亲一边切，一边说道。土豆身上爆满了芽儿，满身都是将要睁开的眼睛，母亲拿起一个土豆，仔细观察，这才放在切菜板上，避开芽儿，小心切开，往住一个大土豆要切开四块，切好的土豆晾晒在阳光下，母亲说，这是让太阳缝合它受伤的伤口。

我真是奇怪，土豆完整的生命，经过分割，生命依然存在，依然扎根、发芽、开花、坐果？

种土豆的地，父亲早已耕了，挖好窝子，垫上冬天煨的火粪，等待着晾晒好的土豆种子下窝。

晾晒好的土豆种子，切开的那一面，布满淡黄色的胶，这时候都凝固，这就是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传承。

种土豆是快乐的事儿。母亲起得最早，蒸好白馒头，煮好甜酒，喊大家起床吃饭，这个时候，门前老榆树上的花喜鹊也叫个不停，杏树上的斑鸠也凑热闹，“唧唧水”地叫着，二弟一跺脚，斑鸠飞走了，抖落了一地杏花。

父亲开挖的土豆窝，竖看成线，横看是行，斜看成路，是父母用锄头给黄土地掘出的一朵一朵湿漉漉的黄花，看到如此美丽的黄土地，二弟连“啊！”三声。

我和大妹子、二弟负责放种子，父亲母

乡土风物

听歌手韩红的《天路》，常常让人热血沸腾，让人如痴如醉。唱着这歌或哼着这歌，让我想起去往汉阴北山双河口镇的那条路。那条路算不上那神奇的《天路》，而是一条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山路，是曾经挑夫挑不完的艰难和痛苦的山路，是写满北山人倾诉不完的沧桑之路。祖祖辈辈居住在北山的双河口人，早就渴望这条山路能成为一条神奇的天路，能成为一条带来幸福的天路！

我不是双河口人，但我曾经历过这条路的崎岖、泥泞、原生态。那时，姑娘家被从城里下放到双河口一条叫马家沟沟壑上，小地名叫猴子尖，仅听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想象这地方的险恶。为了看望姑姑一家，我每年至少要遭遇一次这崎岖、泥泞、原生态的山路。十五岁那年，我和小我一岁的表弟去往北山，去往双河口，去往那个叫猴子尖的姑姑家。第一次踏上这条路，不知双河口有多远，不知猴子尖有多远。反正我们这双稚嫩脚在这条山路上走了一天到黑，也未

阳中，我家的土豆花开得蓬蓬勃勃，一笼一笼的土豆，除了绿叶，就是白花，夏风吹过，土豆叶荡漾，白花翻飞，好一幅盛夏油画图。可是，每开一茬子土豆花，我们都要摘掉它，看到大妹子不忍心掐土豆花的样子，我只好笑。

土豆根部，越胀越大，直到裂开一条一条缝隙，露出洁白的土豆。成熟的土豆还恋着蔓子，即使几场秋风掠过，土豆秧子开始发黄、枯萎，甚至匍匐在地，它的根紧紧地牵绊着一个一个土豆，这是爱的牵绊。

挖土豆是全家出动的乐事儿：大妹子挖出一颗最大的，高兴地托过头顶，姐妹们围着大妹子跳。母亲挖出一个胖娃娃样的，喜得二弟和三弟争来夺去。麻雀、喜鹊、八哥也跟着我们乐，挖出来的白虫子、黑虫子、长蚯蚓，这些鸟儿争着抢吃，最顽皮的是麻雀，撵也撵不走，倒是胆小的斑鸠，躲在后面捡食麻雀遗留下的吃。

土豆也是干粮，平凡的土豆母亲也能烹调出各式各样的美食来：蒸土豆，土豆是主食了，配上酸辣土豆丝当菜，一口干面的蒸土豆，就一口酸辣可口的土豆丝，真是美味啊。完毕，再喝一碗四季豆炖土豆汤，更是锦上添花。

最爱吃的是土豆粉烙软饼子，土豆粉和稀，锅里淋上少许的菜油，烙出两面金黄软绵绵的饼子，切成长条，烩在鸡蛋汤里，光滑、糯糯、软绵、有弹性的烩饼子，简直是人间美食。

□ 张德森

古镇双河口的路

走到猴子尖。在沟口表舅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大清早，沿着更细、更窄，更崎岖的“天路”，终于进了猴子尖的姑姑家。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双河口的山路，第一次走进双河口古镇。据我所知，穿越秦岭直达万源的重要交通干线西万公路在1959年通车之前，地处秦岭南麓的汉阴县去省城西安的唯一通道就是经双河口，过铁炉庙，上春树桩，翻秦岭，出子午口，到西安。那时双河口是越过秦岭的必经之地，是过往行人停歇打尖的必选之地，它是南来北往物资流动的“转运站”，更是行旅匆匆之人的“服务区”。我有时猜想：当年的“三沈”一家老小离开汉阴迁往西安时，走的是不是这条布满荆棘充满艰难的山路呢？我想，肯定是！因为“无路可走”，当然三位年轻的学子也可骑马。但我想，步行才是他们最基本最原始的最佳选择，也有可能是一选一择，也算是最经济、最划算、最贴地气的出行选择。还有，外部条件决定了他们想摆阔也摆阔不了，想着侈也不可能奢

行业不同工种中，年龄段、性别、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共同参与书目的编制。这个过程就像一场“书目保卫战”，既要满足读者的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又要保证书目的品质品牌。

杨素秋打造图书馆的身影，像极了《哪吒之魔童闹海》爆火的导演饺子，他们均是一笔一画地勾勒心中梦想的模样，均是对作品有着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比起实体硬件的装修来说，选书的技术含量进一步提升，也是本书创作的主旨。杨素秋凭借其三十余年的阅读与教学生涯积累，选书水准毋庸置疑，但落实到筹建一座区级图书馆的选书标准，她仍然是慎之又慎。从建馆到选书等，面对各种难题，她没有退缩，一头扎了进去。她说：“图书馆对我来说，是一场热爱。”这种热爱尤其让我感动和敬佩。

杨素秋把图书馆当作一个“文化客厅”，希望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关怀。她为视障人士设置了专门的阅览室，配备了智能阅读设备；她为孩子们设置了外文童书区和漫画专区；她为本土作家设立了作品展示区……这些细节让我们欣赏到她对每一位读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书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读者，他们或是为了追求知识，或是为了寻找心灵慰藉，或是为了满足兴趣爱好，纷纷走进图书馆。他们在书架间穿梭，在书页中探寻，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这些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存放书籍的地方，更是一个汇聚梦想、希望和思考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人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与作者对话，与历史交流，与未来畅想。

杨素秋用她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图书馆，真的很重要！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每一位为文化付出初心的人，都在用爱心与责任为社会注入更多温暖。正是这种精神，让图书馆成为借閱知识的海洋，成为慰藉心灵的归宿，成为最美人间天堂。